

## 壹、前言

身體是生命的表徵，更是個人意志展現的戰場。然而，這樣的一種「所有」卻未必等同於身體權力的行使。當一個人生病了，意謂著以身體作為戰場的戰爭正開打，在未有輸贏之前，常見醫療專業以援軍之姿昂首進入戰場，漸漸地，病者不只為疾病所占據，必須迎戰疾病所致的不適，還要面對疾病於意義層面上所帶來的受苦，甚且必須向醫療專業輸誠！而隨著醫療歷程步步推進，人所失喪的恐怕不只是身體的完全或生活世界的危機與限制，更面臨意志與自由失落的挑戰！如此說來，人與病的遭逢亦可理解為一種自我探究並追尋的歷程，在與疾病及相應而來的醫療專業交鋒之後，得以檢視自身是否具備真正存在的自我。

## 貳、研究背景與動機

罹病是一段身心靈都倍受煎熬的受苦歷程。作為一個病人，不只經歷生理的疼痛與不適，還需承受心理層面的磨難，在被視為「客體」以回應治療的經驗中，通常被期待以理性且客觀的姿態表現，甚且作為一個「人」的主體性亦極容易被忽略與漠視。尤其不同的疾病潛存著諸多文化社會結構下的隱諱意義。以婦科疾病而言，依照既有的性別邏輯，當女性罹患婦科疾病甚至可能因此不孕，確實干擾自我心像與自我概念，更易在治療歷程中陷入文化與道德困境，使女性病者難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來處理她與病的遭逢，陷入一種與自我疏離的經驗。

研究者本身即為一名子宮內膜異位症的病者。基於長年與疾病共存並數度就醫的歷程，深刻感受女性在罹患婦科疾病並治療的歷程中所經驗的孤單（isolation）、無助與自我懷疑，以致於對自身存在價值的轉化，恐怕有別於其他疾病經驗。絕大部分探討婦科疾病與醫療歷程的研究係基於實證觀點而為，較少以病患為主體探究其罹病的受苦與超越的經驗。本研究以建構論為基本假設，通過研究者自身罹患婦科疾病並反覆就醫的自我敘說，以研究者自身罹病經驗的自我觀照與自我書寫作為分析文本，試圖描繪女性於罹患婦科疾病過程中的受苦經驗及在與疾病的遭逢和對話中如何尋求

自我生命意義的重構。在本文中，即試圖呈現這樣自我探究與轉化的歷程。故而研究問題包括：（一）女性病者面對婦科疾病及醫療歷程的主體經驗為何？（二）女性病者在婦科生病事件中如何理解自我並詮釋自身的生命價值？

## 參、文獻回顧

到底什麼是「病」？怎樣可以被稱之為「病」？「病」究竟意謂什麼？其實並不容易完整而明確地被理解。在英語中，關於「病」有幾種不同用辭，包括illness、disease、sickness等，這幾種不同用語其實代表各種不同的疾病意涵（龔卓軍，2003；Germain, 1984）。其中disease主要指生物醫學模式下的生病，主體在於病灶等，從客觀層次予以理解的實徵特性說明當個體生化表徵脫離一般常態，即足以判斷其罹病；而illness則意指一種生病的狀態，蘊涵病人的主觀不適感及其所處社會文化背景，呈現社會心理上的概念；至於sickness則比較不在於個體上的意義，反倒指涉較多社會性內涵，更通常隱含著負面的社會觀感。

隨著現代醫學發展，科學化與實證化的醫療觀點漸成主流，「疾病」在這種「生物診斷」模式下所呈現的樣態，主要是以可計算及可操作以改變的病理現象作為關注對象的“disease”，相較忽略病人主觀經驗的“illness”，亦迴避觸及可能牽涉道德意味的“sickness”。然而，疾病及其意義根本就具有多元建構的事實，任何一個罹病歷程都在時間與空間交織中，反覆套疊著人與病的遭逢甚至對話。因為病，個人勢將經歷生理疼痛與不適，更須承受心理的磨難，甚至面對生命的威脅與無奈。當一個人病了，生命的意義還原至「氣息」的存在與延續，收斂至一個人之所以活著的因由，因為病所帶來的受苦因而顯出活著的真實，因為氣息將無的軟弱而顯出尚存的可貴！尤其，病人常須因之調整或改變社會關係，確證其社會人際資本與影響（葉永文，2009），甚至因病之名而猖狂的還有迷思與無知，因為許多疾病根本聯繫著「隱喻」（刁筱華譯，2000），文化經常賦予病人「不正常」的類屬，換言之，疾病根本難以脫去文化而以其本身的姿態存在。

相對於疾病，醫療相應而生。然而，醫療行為的意義始於「疾病」的發生，迄於